

“小柯”秀

一个会写科学新闻的机器人

《自然－地球科学》

大洋转换断层中的大陆碎屑存在机制

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 Attila Balázs 团队揭示了裂谷继承性作用导致大洋转换断层中存在大陆碎屑。这一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自然－地球科学》。

板块构造理论描述了大陆如何通过横向运动彼此分离,这种横向运动由连接洋中脊部分的转换断层调节,并在海底留下不活跃的断裂带。全球多地记录显示,在距大陆数百至 1000 公里的断裂带中存在大陆地壳碎屑,但经典板块构造理论并未预测该现象。

研究组通过三维岩浆热力学数值模拟,研究了大陆裂谷到大洋转换断裂带形成的转变及其与地幔熔融和地壳构造的关系。模拟表明,大陆碎屑被捕获于继承前期末大陆裂谷阶段的海洋剪切带内,并揭示了转换断层带形成的 3 个独立阶段——大陆裂谷连接、原型转换断层、大洋转换断层。这些阶段源于应变速场局部化,并最终形成狭窄的平行伸展走滑剪切带。

此外,研究表明,大陆碎屑嵌入大洋岩石圈的过程与特定的沉降和抬升阶段相关。这些阶段受转换拉伸－转换挤压应力场变化的控制,会显著改变海底形态、洋中脊熔融条件及转换断层地震活动性。

相关论文信息：
<https://doi.org/10.1038/s41561-025-01795-0>

更多内容详见科学网小柯机器人频道：
<http://paper.sciencenet.cn/Alnews/>

“豆”转星移 14 年，梦想渐渐丰满

(上接第 1 版)

他们首次发现,黑豆在野生大豆和被驯化品种中处于过渡地位。进一步分析表明,大豆起源于中国,有两个独立的驯化中心:一是黄淮海地区(以河南为核心),二是西北地区(山西、陕西)。而在日本和朝鲜的材料中没有发现类似的早期驯化信号,这基本上否定了大豆起源于中国以外地区的假说。

他们还揭示了大豆传播到全球的过程中,有哪些关键基因被选择,从而改变了大豆的性状。通过梳理中国 60 年大豆育种史,他们分析认为,20 世纪 60 至 80 年代主攻高产、高蛋白育种,以满足蛋白质来源的需求;近年来则转向高产、高油的育种,以适应榨油与饲料需求。

“我们找到了每个历史阶段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基因。”朱舟说。例如,Pdh1 基因控制豆荚不裂,防止落粒;E1 基因家族调控开花时间,适应不同纬度;SWEET30 基因影响油分积累,是高油育种的关键靶点,体现了不同地区大豆育种的偏好性。

这项研究仅用不到一年时间便完成了数据挖掘、实验验证和论文撰写。在 10 月 1 日发表于《细胞》的研究中,他们还构建了高密度大豆全基因组变异图谱与数量性状核苷酸(QTN)数据库,并开发了面向全球科研人员的在线平台,为分子育种提供数据支撑。

《细胞》审稿人评价称,这是首次系统整合全球大豆测序数据的研究,为未来育种策略提供了宝贵参考,对作物基因组学与农业科学具有重要贡献。

公共数据人人可得,可如何从中挖掘出创新性研究呢?田志喜坦言:“创新思想、高效执行、深度合作缺一不可。”

他说:“最幸运的是我们组建了合适的团队,朱舟擅长‘干实验’,能从 T 级的海量数据中精准定位关键基因;博士后王亚琳则精于‘湿实验’,能迅速通过实验验证候选基因的功能。投稿后需补充实验,他们配合默契,执行力极强,仅用两个月就突破了瓶颈。”

保持“兴奋”

双颊黝黑是田志喜常年奔走田间的印记。为了选出好品种,他和团队成员从海南飞往全国各地,布下试验田。黑龙江、吉林、安徽、河南、山东、新疆都有他的足迹。

“田老师语速慢,性格也慢,遇到急事从不发火。”团队长期合作者、山东师范大学教授郭凯说,“但对科研,他有近乎执拗的坚持。”

尽管从事大豆研究 14 年,田志喜仍对这个领域充满“兴奋”。

“一是责任感。每次想到我国每年进口 1 亿吨大豆,就觉得必须把这件事做好。”田志喜说,“二是科学本身的魅力。有时晚上躺下,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会兴奋得睡不着。脑子里反复琢磨:这个基因怎么调控?下一步实验怎么做?想到点子,就赶紧给学生打电话,不然一忙就忘了。”

田志喜曾坚持让学生研究“大豆绿色种皮与种子休眠”之间的关联,虽一年无果,但他仍不放弃。最终,团队成功定位并功能解析了关键基因 GmG。“那种突破的快乐,能让人忘记所有辛苦。”

如今,科研角色的转变也给他带来了新的挑战。从前,他是课题组 PI,只需负责好课题组的研 究;如今,作为国家实验室的“大豆首席”,他要统筹全国的力量。

“国家实验室是种子领域的总创新平台,要扛起‘提高自给率’的责任,不仅要发挥团队每个人的优势,更要推动全国科研力量协同攻关,拧成一股绳,形成合力。”田志喜说。

他正在倡导大豆“全链条创新”:联合育种、栽培企业,对接地方政府推广,从基因挖掘到品种培育,从田间试验到产业转化,形成闭环。

“不能只看论文和指标,要看能不能真正解决生产问题。”田志喜说。让大豆产量翻番,压力巨大,但他坚信,“只要坚持,总能闯出一片天”。

本世纪超三成科学诺奖得主是移民

本报讯 本世纪的 202 位诺贝尔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中,获奖国家即出生地的不到 70%。《自然》杂志进行的一项分析显示,有 63 人在摘得诺奖前已离开自己的出生地,其中有一些人甚至移民多次。

移民在诺贝尔奖的舞台上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中包括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等杰出科学家。这是因为最有成效的科研机遇——最好的培训、设备和科研社区等,遍布全球各地。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 Ina Ganguli 指出:“人才可能诞生于任何地方,但机遇却不是。”

2010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 Andre Geim 便是其中之一。这位出生于俄罗斯的德国裔科学家说,自己的整个科研生涯如同“弹球般跳来跳去”,曾先后在俄罗斯、丹麦、英国和荷兰任职。“如果一辈子原地不动,你可能会错过许多机会。”他说。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在 63 位离开出生地的诺奖得主中,有 41 人在获奖时居住在美国。Ganguli 说,二战后,美国成为全球科学中心。国际研究人员因其丰厚的科研经费和顶尖的大学蜂拥而至。“美国拥有独特优势,是顶尖学子和科学家的目的地。”第二受欢迎的则是英国,有 7 人在获奖时已移民英国。

但是,也有诺奖得主获奖时已离开英国。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 Caroline Wagner 说,可能受到更高薪水和更有声望职位的吸引,13 位出生于英国的诺奖得主在移居他国后获得了诺奖。此外,有 6 名离开德国的科学家后来获奖。而日本、法国和俄罗斯则各有 4 位移居国外的诺奖得主。

在诺奖的科学奖项中,迄今物理学本世纪外国出生的获奖者比例最高,达 37%;紧随其后的是化学,占 33%;最后是生理学或医学,占 23%。根据 Wagner 的说法,这很可能与物理学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需要大量的设备有关。顶级物理研究所所需的昂贵的对撞机、反应堆、激光器、探测器和望远镜等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因此,顶尖科研人员往往会流向拥有顶级设备的地方。而医学不是一个设备需求密集的领域,科学家更容易留在本国开展工作。”

目前来看,移民政策与诺奖得主的相互作用尚不明朗。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均已出台限制措施,减少海外留学生数量。美国特朗普政府今年已削减数十亿美元科研经费,且对 H-1B 签证的申请收取 10 万美元费用,而一些外国出生的研究人员不得不依赖该签证在美国工作。

国际科研人员已开始撤离美国,其他国家则准备好迎接他们。例如,法国、韩国和加拿大已设立专项计划,通过奖金和奖学金吸引美国科研人员。欧洲研究理事会则向将实验室迁至欧盟的科学家提供 200 万欧元的资助。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Ganguli 说,结果可能出现大规模人才流动。“这将造成巨大的人力资本流失,人才将涌向另一个国家。”她尚不确定具体目的地在哪里。Ganguli 补充说,尽管比利时、法国等国正积极吸引美国科学家,但薪资可能不足以促使更多研究人员跳槽。

Wagner 也认同,下一个诺贝尔奖中心出现在何处难以预料,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培育理想科研环境所需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构成的复杂网络。“聪明的人分散在各地,但他们能否重现那种神奇氛围仍是一个未知数。”

同样难以预测的是,当前的政策调整何时能带来诺奖得主名单的显著变化。科学家在职业生涯的各个阶段都可能斩获诺奖,但科学家或许早已着手研究下一批有望获奖的重大发现。Wagner 说,科学人才更替的全部影响恐怕只有在“很长一段时间后”才能显现。

（文乐乐）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

（科学此刻）